

第五章 慶餘堂裏說來年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在茶鋪裏隨便整了些水喝，兄妹二人就有些心神不寧地重新上路，走了沒多久，便看見王啟年一幹來接自己的馬車。對方的身份在這裏，而且看著表情有些異樣，情緒不怎麼高漲，王啟年自然不敢囉嗦什麼。

“聖上為什麼會出現在這裏？”範若若靠在車廂上，拿著手帕扇著微微汗濕的臉龐，模樣看著極為可人。

範閑苦笑著回答道：“咱們的這位陛下，一向深居簡出，我早就料到，一個男子怎麼可能長年呆在滿是宮怨脂粉味的皇宮之中，他一定會經帶出來散心，走到流晶河畔來，也是很自然的事情。隻是先前有些好玩，我總以為那位宮典大人，會叫他黃老爺的。”

範若若噗哧一笑，說道：“哪兒能事事都像哥哥說的故事一般，若真如此，你早就該去開個講書鋪子去了。”

說到講書鋪子，範閑馬上想到了豆腐鋪子，皺眉問道：“若若，你將來準備做些什麼呢？”範若若神色一黯，如今這年月，女子出嫁之後，便是相夫嫁子繡花管後院，以若若的學識能力，若就這般度過一生，隻怕也會有些不願意。

隻是目前也不能多做籌劃，隻好先暫時這樣。

入京之後，馬車直奔二十八裏坡。這二十八裏坡卻不是個大山坡，隻是京南一個有名的地名兒。話說數百年前，京都遠沒有如今這般闊大之時，二十八裏坡是入京前最後一段山坡，離西南方向官道上最後一個驛站足足有二十八裏，每當車馬到此之時。行了最後二十八裏路，馬乏人累，格外疲倦，將這最後一段小山坡看得比海濱之畔的大東山還要高大。二十八裏坡的名稱便是得自於此。

如今的二八裏坡早就被收到了城牆之中。變成了一條街巷，隻是名字還保留著，慶餘堂便設在此處。馬車遠遠地停下，範閑與妹妹走了下來，順著街道往那邊走去、沿路看見一排整整齊齊的小門麵，全是那種從嶺南運來的廉價木材，上麵刷著清漆，木斑清晰，若一眼瞥過去，感覺就像是無數個單眼怪正虎視眈眈看著自己。

範閑唬了一跳，好奇問道：“怎麼都用這種？”這種做法，他前世時的小飯館裏倒是常用，清一水兒的原木感覺。又便宜又清爽。

王啟年搖搖頭。他可不是經商的料。範若若解釋道：“這裏就是慶餘堂了，每個門臉就是一位大掌櫃的授徒之處。十七位掌櫃，就有十七個屋子。”範閑數了一數，發現街道旁一共有二十幾個這樣的小屋子，請教妹妹這是為何，範若若沒好氣道：“這多年過去了，總有些掌櫃年紀大了，開始養老，或者是病故的。”

一行人說說談談走到最前麵，那是一幢很有些漂亮的宅子，院落極大，看越過院牆的飛簷，裏麵應該是被分割成了許多個院子。範閑心頭一動，覺得有些熟悉，想了想才想起來，這和先都在流晶河畔看見的太平別莊，竟是差不多的風格。

這些掌櫃們住的地方有些奇怪，大門上前沒有寫慶餘堂三個字。此時早有範府護衛上前遞了名貼，看門的人一見名帖上的名字，馬上便知道來者就是最近在京中大出風頭的範大公子，趕緊恭謹請入，因為七葉掌櫃目前正在範家幫忙打理澹泊書局，所以竟是連知會這道程度都免了。

正要入府之時，朝廷負責監管慶餘堂的人，卻打橫裏穿了過來，正準備發問審查來客身份。王啟年卻是冷冷看了對方兩眼，連自己都不屑出麵，讓小組裏一位小字輩去應付，隨著範閑便往堂裏去。

監察慶餘堂的，也是監察院的人，所以他馬上知道自己做了件很多餘的事情。

...

入堂，落座，上茶。

坐在首位的是位約四十歲的人，眉眼柔順，似乎在這些年的重壓之下，整個人都變得謹小慎微了起來。但範閑知道對方是慶餘堂的首席大掌櫃，號稱葉大，當年主營業家最緊要的生意，斷不是眼前所見這般無趣又無用的感覺，不由微微一笑說道：“一直以為大掌櫃年高德劭，今日一見，才知道大掌櫃原來如此年輕。”

葉大掌櫃全然不知這位範公子今天來慶餘堂到底是為了什麼，雖然十幾年過去了，葉家早已不是什麼禁忌，但是等於被變相軟禁在京中十幾年，他的性情早已不像當初那般跳脫豪邁，身子骨都已經佝僂了起來，心氣也淡了許多，苦笑回應道：“早就是個老頭子了，範公子講笑，講笑。”

範閑啞啞一笑說道：“開門見山吧，今日前來，第一樁事是澹泊書局的生意極好，想來謝謝七葉掌櫃，也想看看慶餘堂是什麼模樣。”

葉大掌櫃微笑應道：“範公子出錢請咱們堂裏的人做事，自然要讓公子掙著銀錢才是，如果做生意還虧了本，這慶餘堂隻怕早就在京裏倒了。”說到掙錢之事，葉大掌櫃的眉眼間，自然流露出一股自信，渾身上下散發著光彩。

範閑在心底暗讚一聲，想這才是自己老媽當年教出來的人應有的模樣，一拱手極有禮貌說道：“其實今日來，是有樁事情要專門麻煩一下大掌櫃。”

葉大掌櫃心頭一凜，如果隻是為了生意，對方身份尊貴，斷不至於親自前來，難道對方在想些什麼？葉大掌櫃要為京中慶餘堂這麼多掌櫃夥計還有親眷的生命安全著想，根本不敢聽對方想什麼，為難拒絕道：“朝廷有明規，慶餘堂人不準離京，如果範公子心氣過高，慶餘堂實在是幫不上什麼忙。”

範閑哈哈一笑說道：“這個我自然是知道的，今日來，隻是想請葉大掌櫃做一個人的老師，據我所知，這些年來，朝廷一直有些戶部官員還有內庫人手，是拜在慶餘堂門下，專學經營之道，我與七葉掌櫃合作舒服，故而也想介紹位學生。”

葉大掌櫃好奇道：“不知道是什麼人。”

範閑微微一笑，沒有說什麼。葉大掌櫃會意，輕聲說道：“貴客遠來，不如讓家婦帶著範小姐去後園逛逛？”他微笑望著範若若說道：“我們這院子雖然不出奇，但當年也是家主親手設計，頗有可觀之處。”

範若若早就明白，微微一笑，自與掌櫃夫人往後園去。而王啟年等人也被範閑一揮手趕了出去。見他這般謹慎，葉大掌櫃不禁害怕了起來，不知道究竟是誰要來學經商之道。

“範思轍，我的二弟。”範閑啜了一口茶，輕聲說道：“您應該聽說過。”

葉大掌櫃心頭大驚，心想範氏二子眼下雖然無隙，但畢竟有司南伯的家產放在那裏。權貴子弟，怎麼可能願意來學經商之末道，莫非麵前這位範大公子想借此事，讓範思轍無法繼承爵位...但這種拙劣的伎倆未免也太荒謬不可行了。

範閑卻沒有想到葉大掌櫃會想這麼多，柔聲說道：“我那二弟天性好經商，但眼下隻是靠著骨子裏那點兒遺傳與愛好在撐著，將來如果想真正的做些事情，他的能力還有些不足，所以希望他能夠有這個榮幸拜在大掌櫃門下。”

葉大掌櫃趕緊搖頭，謹小慎微如他，是斷然不敢攙合在這些事情裏的，推脫說道：“範侍郎掌管天下錢糧，這生意做的可是比誰都大，區區慶餘堂，哪裏敢教範二公子。”

範閑略有些失望，不過也不著急、心想按著自己的計劃，你這個老師總是跑不掉的。他靜靜坐在椅子上，緩緩調動雪山處的真氣，四脈俱通，閉目沉吟少許，確認自己敏銳的耳邊都沒有聽到誰在偷聽，這才壓低了聲音說道：“還有一事，不知大掌櫃可敢聽，若你敢聽，我便敢講。”

見他如此神秘，葉大掌櫃無奈一笑，知道自己就算不聽，對方也是一定要講的。果不其然，範閑微笑說道：“我如今是太掌寺協律郎。”

見他無頭無尾說了這句話，葉大掌櫃有些莫名其妙，但還是恭恭敬敬道了聲喜，知道麵前這位公子馬上要尚宮中哪位貴人了。不料範閑緊接著說道：“我的未婚妻是林家的小姐。”他知道，堂堂葉大掌櫃，雖然枯坐京都十五載，但在許多年前，一定有許多渠道可以知道某些秘辛。

果不其然，葉大掌櫃麵色劇變，死死地盯著範閑的雙眼，冷冷說道：“範公子究竟想說什麼？”

範閑淡淡應道：“最遲兩年之內，我便有可能掌握內庫的管理權...但我知道，我的能力不足，而且父親的戶部那麵終究是國之財，而我要理的是宮之財，所以無法給我太多幫助，而我...”他反望著葉大掌櫃沒有什麼情緒的雙眼，一字一句道：“需要幫助，需要...你的幫助。”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

CopyRight © 2010-2019, quanben-xiaoshuo.com All Rights Reserved, Powered By 全本小說網